



初唱

楚原著

老民
四六

花冠

——裝飾在這冊小詩集的頭上

每一個白髮銀鬚的老年人都曾有過一個童年，正像每個冬天都是跨過了春天的門檻而來的一般，而每個人的童年都是美麗的，因為它充滿了希望，它正在生長，它有一個將來，不問是好的還是壞的？光明的或者黑暗？是花朵還是荊棘？

童年是一篇荒誕的童話，是一個初升的朝陽，是一線原封的新酒，是一天難逢的假日，是一幅未完成的圖畫，是一株正在生長的幼芽，是人生旅行出發的第一個驛站！

我雖然已不再是賣連環畫攤上老人的顧客，我雖然已不再有鬥蟋蟀打秋千的興緻，我雖然已不再有人帶着責罰和親暱的口吻罵我一聲小鬼！我雖然已失掉了童年，但我還有孩子思想的翅膀，我還有孩子的好奇大膽，我還有孩子花朵般美好的理想，我還有孩子似朗闊的笑和清潔的淚水，我還有一顆白玉般無瑕的童心，在我的眼裏，世界仍是美麗的，遠方仍是充滿了陽光！

我還是一點不懂世故，但我相信在無長者的前面就有路，有我們居住

的地方，春天永遠不會走的，因為我們就是春天，有我們停留的地方，就沒有黑暗，因為太陽在我們身上！！

「沒有開放的花朵，不可採折，不然，就會變得沒有香氣，也沒有果實」（高爾基：人間）殘害孩子的人是有罪的，摧毀童年花朵的手是塗滿了血的！讓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童年的仙宮裏做一個快樂無憂的王子吧！！

童年的生活像一個夢，我拾起了這些凋謝了的歡笑的花瓣和晶瑩的淚珠，把它們串綴成我的歌！我是一塊在生活的砧和苦難的錘中間鍛鍊的鋼鐵，迸開的一朵火星，一粒碎屑，是我吐出的熱情的詩篇……

這本小冊子雖是一枚青澀的果子，但是我愛它，像珍愛着自己已不發光的銀鎖片，讓它作為我和童年握別的一塊里程碑，讓它作為送給我幼年小夥伴們的一份禮物，讓它呈獻給我愛的人；愛我的人！！

——寫於自己的生辰

蚯蚓

——生活並不是享樂，而是很辛苦的工作。

我側着耳朵。

靜靜地諦聽着……

我聽到了春天嫋嫋而來，踏在大地上的腳步聲。

我聽到了老牛踩在大地上沉重的蹄聲。

我身旁冰凍的泥土開始融化了。

我感到和暖的陽光親昵地吻在大地上。

——物在，我的背脊上。

那比葡萄酒更醇香的春雨呀！。

也滋潤了飢渴的泥塊。

我知道了！

我知道此刻是動手耕種的日子了！

我嚼下了土塊和沙粒。

飲着污濁的泥水。

用我的血把它們釀成美味的瓊漿。

吐還給大地。

用我的身體當作鐵犁。

犁掘着緊塞的土地。

好讓稻麥的根鬚，伸到大地的懷裏來。

——我們居住的地方來。

吮吸植物的汁液底乳汁。

去哺養大地的兒女們。

在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里。

都有我們無數的同伴們生活着。

工作着：

而我們從沒有被人們提起過，注意過。

我們的工作是爲了得着別人的感謝和讚美嗎？

我們，世界上平凡的一羣。

是不需要英雄的金冠的。

一年——又一年。

在黑暗的土地底下。

我們默默無聲地工作着。

晝夜不斷辛勤地翻鬆着土地。

聽！布穀鳥吹起了悅耳的胡笳。

青蛙也敲起了熱鬧的銅鼓。

讓歌唱者盡情地歌唱吧！

我們仍僵僵着埋頭做自己的工作。

直到我們衰老了。

卑微的生命已凋謝了。

把自己身體也交還了大地。

或許有人會說：「他們都是啞巴吧」！

——一九四一春天

大衣

我穿着綠色的大衣。

行走在同志們綠色的隊伍裏。

那時它的邊緣一幌一幌地直吻到我的腳跟。

今天它穿在我的身上。

綠色被風雨洗淡了。

金色的銅扣。

已經盲了閃亮的眼珠。

油跡斑斑的衣襟上。

開滿了灰色的絮花。

它已經遮不住我膝頭了。

哥哥姐姐呵！

我是長得比以前更高大了呵！

我穿着它，

走過熱鬧的市街。

有姑娘們偷偷地指着我。

笑我不合身的可笑的模式。

但我並不會因自己的醜態和寒信。

感到失措地臉紅。

我的步子。

仍然跨得那麼驕傲。

像一個出遊的王子。

我珍愛它。

像珍愛着一件珠衫。

因為我穿上了它。

一顆童年的心又跳躍在我的胸中了。

下雪天。

我穿上了它。

我就不怕冷了。

有無數顆同志們的心溫暖着我！

貞節坊

它像一付骸骨立在路旁。
春天遺忘了它。

它身上的枯藤還沒有舒開惺忪的綠眼，
它上面刻的字已在風雨中剝落。

是誰家少女的青春換得了這座碑石。
遠處有杜鵑的啼聲。

是她在呼喚着自己已失掉的春天嗎？

一對尋春的蝴蝶飛過。

匆匆地沒有在它身上停留。

笛

痛苦的時候；我不能哭，
我關閉着淚水的閘門。

愉快的日子；我不能笑，
我把笑聲囚鎖在心裏。

我思想的蜂兒，
亦不能變成聲音飛出來。

在這個世界裏，
我羨慕着牧童的一支蘆笛，

我的愛，我的恨，
我的眼淚，我的歡笑，

都化作音符從笛的歌聲裏飛出來。
有誰能懂得我的笛聲嗎？

你聽！我此刻正在吹的什麼？

馬

我的理智是鋼鐵的騎士。

祇有他才能駕御我感情的烈馬。

騎着它到血火交織的前方去。

騎着它到萬人歡呼的會場上去。

騎着它到幽會的樺樹林深處去。

騎着它到……

朝着太陽出來的方向。

希望撲動着翼翅的遠方。

飛奔着它的蹄子。

悲劇

妳是一個演悲劇的天才。

妳的眼淚是从心坎里流出來的嗎？

妳在演着舞台上的悲劇。

也就是在演着妳自己人生的悲劇啊！

妳照着脚本演着別人早已寫定的悲劇。

妳走着社會給妳安排好的妳所不願走的路。

妳的淚引出萬人同情的淚。

使歡衆感動的是劇中人的身世還是妳自己的身世呢？

妳的身世比任何悲劇中的主人公更悲慘淒涼。

妳的故事比任何名戲都曲折離奇。

以後有誰把妳的一身寫成一幕名劇呢？

在那悲劇中扮演妳這角色的又是誰呢？

無題

妳給了我一支火把。

它伴着我。

給了我勇氣。

給了我光亮。

我走在這條人生的夜路上。

這條路是多麼地荒涼而又茫長啊……

背上的重量已壓得我邁不動蹄子了。

沒有水，沒有陽光。

我反芻出妳留在我記憶里的感情

我有了力量。

我有了希望。

我要越過這片遼闊的人生的沙漠。

除夕

漫天，

風雪絞捲着……

我依然是綠色的。

像一株針葉的幼松

熬過了一個冬天。

生命又加上了一圈年輪。

冰雪是我的搖籃。

冰雪是我吮吸的乳頭。

冰雪是我親暱的小情人。

冰雪是我的木馬和泥娃娃。

冰雪是我扳起冷臉孔的教師。

我是冰雪哺育長大的孩子。

我又降生在冰雪的日子。

我的奶名就叫冰雪。

但我的心是熱熾的。

我摸着它。

它跳躍像一頭不馴的小鹿。

我摸着緊貼在胸脯的銀鎖片。

描刻着松鶴和「長命百歲」的銀鎖片。

我想起了給我掛上這鎖片的手。

我想起了合着摧眠曲的拍節。

會輕輕拍打過我的手。

我想起了我的母親。

追遠的，

白雪壓蓋着的茅屋裏的母親。

此刻正在想念着她的愛兒吧！

或許，她正在用衣杵敲開了河面的冰塊。

她正在潮濕的竈下。

被煤烟熏炙得紅胡桃似的眼睛。

又在流着淚水吧……

她正架起了銅邊的老花眼鏡。

在爲遠行的孩子縫着棉鞋吧！

我知道。

她寂寞的心底。

孕育着一個希望的嬰兒；

用她將枯乾的眼淚和生命的微笑……

不然辛勞的歲月變成了她的苦刑。

人世對她將斷了最後一根依戀的藕絲。

她還有一個等待呵！

今晚，在神前。

母親會燃亮一對橘紅的燭火。

虔誠地伏在蒲團上。

祈禱着佛爺保佑她的兒子平安吧！

一家人圍坐着喝團圓酒的時候。

還空着一付杯筷。

盅裏斟滿了芬芳的老酒。

在等待着她的兒子回去吧！

今晚我的枕底。

再不會有誰給我偷偷地藏一包壓歲錢了。

兒時的小夥伴們。

還歡天喜地打着赤腳。

讓小指凍得像紅蘿蔔一樣。

在門外堆一個白胖胖的雪人嗎？

用龍眼核替它安上黑眼珠。

到姐姐的梳妝盒裏偷一點胭脂

替它抹在笑瞇瞇的嘴唇上……

大姐姐。

一顆貞潔的心。

還被囚鎖在生鏽的柵欄裏嗎？

朋友們。

還能促膝地圍着紅亮的炭火。

畫着雞腳爪。

說着美麗的春天的故事。

從心底笑出聲音來嗎？